



我們黨小組
是怎样工作的

杜元德口述

陳玉恆 徐衍田記

WOMEN DANG XIAOZU SHI
ZENYANG GONGZUO DE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我們黨小組是怎样工作的

杜元德口述

陳玉恒徐衍田記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
旅大文教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耗1/32·1 $\frac{1}{8}$ 印张·19,000字·印数：1—15,000 1959年12月第1版
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：T3090·283 定价(5)0.10元

目 录

小組生活涣散，制度流于形式	1
找到了原因，想出了办法	3
严肃活泼的小組生活	6
越是开展批评，越能团结进步	11
勤学习才能不断提高	15
注意政治思想工作，关心群众生活	20
有问题向党请示，有事找群众商量	28
巩固现有成绩，乘胜继续前进	34

小組生活渙散，制度流于形式

我是寃甸县长甸人民公社东洋河大队第五小队党小组的组长，兼副队长。几年来，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來，我們党小组在支部的领导下，經過不断的研究，下决心，想办法，才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摸索到一些办法，党小组的工作才活跃起来。我們和全小队五十八户社員在一起，积极貫彻执行了党的各項方針政策，建設着社会主义的山区。要問經驗，我們也沒有什么好經驗，不过在碰到問題、解决問題当中，也摸索了一些党小组活動的“門路”。現在我就來談談我們党小组的这些事。

我們党小组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合并起来的，一共有七名党员。合并前，我住的泉眼沟是一个生产队，四名党员，我是党小组的组长，又是生产队的队长。生产的事多，天天从沟里跑到沟外，組織社員上工，安排活計，不等今天的活干完，又得計劃明天的，真是忙不过来。这样，又加上自己对领导党小组沒有經驗，也就把党小组的工作撂了。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四月的一年零四十多个月当中，我們一共才开了四、五次党小组会，还都是支部催着开的。每次开会，都是“文

齐武不齐”，有的党员来了，有的党员就不来，开会的时候，也只是研究生产，就散了，也没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对社员群众的思想情况，一回也没有研究过。以后就更简单了，上边一来了任务，我和宋尧（副队长，党员）一核算，就开个党员、社员“大杂会”，一号召就算完了。

寺院沟也是一个生产队，一个党小组。我们是一个支部，他们小组比我们小组强的多。他们小组三个党员，徐志才是党小组组长，兼副队长，张永福担任队长，刘凤秀是社里的副主任，都有些工作能力，工作也都很积极。但是，党小组的活动也没有个制度，活动也不经常。就三个人，张永福是个“炮筒子”，有意见就提，徐志才心直口快。所以他俩在工作上，一有意见分歧，往往争的脖子粗脸红，最后实在解决不了，死逼着就得找刘凤秀。刘凤秀是张永福的老婆，原则性很强，处事大公无私，是非分明。所以，他们三人一对面，也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小组会。

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并大社，二十一日我们两个生产队就合并一块了，又选我担任党小组组长，选徐志才担任副组长。在并社的前几天，我们七名党员都集中在支部，进行了两天一宿的整风。支部动员我们开展了大鸣大放，我们都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。最后支部书记李士贵还告诉我们：回去都要一个月保

証開两次党小组会，經常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。

經過这次整风，我們小組的黨員都說：“心里开了竅”。我們七名黨員回來，馬上開了党小组会。会上，大家討論決定一個月開四次小組會。但是，后来，旱灾越來越嚴重了，上級党一个指示跟着一个指示，叫我們发动社員积极抗旱，我們也就领导社員白天黑夜地堵水、挑水抗旱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嘴沒說，心里核計：“这么忙，哪来的工夫开小組会！”因为我有这个思想，也就沒召開会，所以生活会又涣散下去了，一直拖到七月，两个多月，一次党小组会也沒开，黨員又蒙头轉向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干好？徐鳳仁、彭立恩在社員中，也不大起模范作用了。我們党小组第一次訂的制度，就这样流于形式。

找到了原因，想出了办法

一九五八年七月末，支部又召开黨員大会，开始第四次整风。我們党小组的黨員都參加了。支部大会一开始，就暴露出了各个党小组沒有認真执行組織生活制度。当时支部書記李士貴同志提出：“訂了制度为什么不能堅持制度？咱們好好找找原因，吸收点教訓。”接着，就展开了討論，經過半天多的討論，大家找出了沒有堅持組織生活會議制度的主要原因有这样几条：

第一，組長和部分黨員圖痛快，怕麻煩，認為上邊來了任務，把黨員、团员、社員都弄一塊，開一下子會就妥了，黨員也都知道了，用不着專門開黨小組會，要開就是“多找麻煩！”；第二，有些黨員強調活多，忙不开，沒有工夫開黨小組會；第三，對黨小組生活會是黨員自我教育、互相幫助、取長補短、共同提高的一種重要形式認識不清，認為開不開會都可以；第四，黨小組長缺乏組織觀念，平常只看見了幾個干部，忘了黨小組的組織作用，忘了黨員的作用；第五，有時開生活會，時間太長，一開半拉夜，又不解決主要問題，不研究黨的政策，不研究羣眾思想，不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。這樣常了，黨員也不願意參加會，怕開會不解決問題，白搭工。

我們找出這些原因來，又進行了分析批判，隨後又研究了一些克服這些缺點的辦法。接着，我們又學習了“力爭上游的共產黨員”一書。那書上有篇文章叫“殘而不廢的人”，寫的是我們長甸鄉拉古哨大隊碑碣子小隊支部書記，辛洪山同志的事迹。他是一個榮譽軍人，只剩一只手，還能摘茧、鏟地、挑糞。我們學習了他的模範事迹，都很受感動，覺着趕不上人家，都自動地作了檢討。彭立恩在這個會上當了个典型，我們一方面聯繫自己，一方面對彭立恩不安心參加農業生產的思想進行了分析批判。在批判當中，支部表揚了黨員徐云先、劉鳳秀、楊德海等人。在這個節骨眼，我們每

个人的心里，都觉着以往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，不够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党员。每个人都暗暗地下了决心：今后一定做个够标准的好党员。受了批判的彭立恩也高兴地说：“这回可真解决問題，往后看吧！”

支部会散了。我們党小组的同志一出会場，就自动的凑到一块了，都觉着格外的近乎。我先問了大伙一句：“这回咱们可得好好的打算打算了吧？”大伙都很干脆地说了一声：“对！”刘凤秀看着大伙的勁头很高，好象是趁热打铁似的說：“我看，咱们就一边走，一边核算吧？”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对，我們是得好好研究研究。”

最后，都同意一个月开四次小组会。接着，有的說：“不管是小组长或党员，誰要是不坚持这个制度，都要进行批评。”其实，我早就下了决心，我說：“以后，保証按时召幵會議。”彭立恩也接过來說：“別看我住在大沟里，这回有食堂了，我也不怕，保証按时参加会议。”

制度又定下来了。我就經常的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放在心上，每次不到开会的时候，我就先和徐志才、張永福、刘凤秀几个人商量一下，要解决什么問題，怎么解决，會議怎样开法。就这样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只有一次我馬虎了，徐志才就对我說：“咱们的日子又好到了吧？”一下子把我提醒了，也按时开了。

一九五九年七月中旬，我們几个人算計了一下，从一九五八年到現在，一共开了四十多次小組會。在開這些會議當中，我們也碰到了很多問題，主要的問題有兩個，一個是小組會議內容不明确，會上什麼都講，什麼都解決，結果弄的功不成名不就，什麼也沒解決好，有的黨員說這是“亂頭會”。後來經過不斷的研究，才找到了一個辦法，就是黨小組會議內容必須隨着中心工作轉。這麼一來，我們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也好，研究工作也好，一次研究一兩個問題，研究完了，就覺着心里亮堂，有方向。另一個問題，就是會議形式問題。一开始，因為要照顧生產時間，只好用晚上開，結果開常了，都覺着挺吃力。後來，經過黨員出主意，想辦法，不斷地改善了這個老一套的做法，採取了地頭會，午間休息開會，田間邊干活邊開會，下雨天開會，晚上會，飯前飯後會，走路會等多種形式。這就解決了開會和生產的矛盾。沒有這兩條作保證，我們黨小組生活制度也堅持不到現在，也開不成那麼些會。

嚴肅活潑的小組生活

現在，我就舉出幾個例子說一說我們黨小組會的內容、形式和效果：

今年三月，因為工作忙，我們就採取邊干活邊開會

的形式，內容是：我們支部為了貫徹農業“八字宪法”，保証農業大丰收，決議每畝地要施基肥一万五千斤，攢口糞一千五百斤。要黨小組起保証作用。當時，我們小隊一畝地只有八千斤糞，社員家里的糞，都因為隊里的糞價不合理，社員們說：“留着種菜，不賣給隊里！”根據這個情況，我反覆地想了一下，就把黨員召集到一塊挑糞，在挑糞當中，我就出了個題目：一個是糞不足能不能保証農業大丰收？另一個是用什麼辦法才能挖出更多的糞？叫大家辯論。大家一邊挑糞，一邊辯論，整整辯論了一天，最後思想一致了，大伙一致通過了兩條決議：第一，黨員都要積極向社員宣傳多施糞多打糧的意義、社員家里的糞賣給隊里的好處和按質論價的原則；第二，黨員都要以身作則，带头作樣子。

第二天，我們就把家里便所的糞起出來七百多斤，賣給隊里了。接着，我就去拆炕，可好，我剛要动手，我父親就來火了，指着我說：現在天寒地凍的你拆的什麼炕，拆了炕我上哪里去住啊？再說，隊里缺糞，也不差咱們這點！”我一看事不好，就慢慢地向我父親說明拆炕弄糞多打糧的意義，又算了細賬。我說：全隊一戶拆一鋪炕，就是五十多鋪，一鋪炕拆四車糞，全隊就二百多車，這能多打多少糧食啊。”這筆賬把我父親算笑了。我看他老人家笑了，我也就動手拆炕了，我父親一看我動手了，他也拿起鎬頭來幫助我刨，一氣的工夫，

把一鋪炕拆完了。張永福、宋堯、彭立恩等六個黨員，一看我先弄完了，他們也着急了，積極地起糞、扒炕。在黨員的模範帶動下，社員也干起來了。就這樣不到四天的工夫，全小隊收買了八萬五千余斤質量很高的糞。

一九五八年十月間，我們又採用午飯後開會的形式，內容是研究起圈糞的問題。當時我們正在全力以赴搞深翻地。這個時候，眼看要上凍了，還有七個牲口圈、十四个豬圈的糞沒起出來，要再不起，就凍圈里了。這樣，牲口圈的糞都快好頂着房巴了，糞要不起來，牲口在冬天往哪裏圈呢？急的我直打轉轉，也想不出辦法。徐志才看的明白，他對我說：“咱們開個黨小組會讓大伙出出主意吧？”我一听也對，就決定開黨的小組會。這天晌午，我們都在勞動力食堂里吃飯。吃完飯，我們就在食堂，開了个緊急會，把起糞和翻地怎麼結合法的問題作了討論。討論了一個來鐘頭，就決定下來了：白天深翻，晚上起糞。還組成了兩個起糞突擊組，彭立恩領着七個勞動力是第一組，我領着六個人是第二組，分了工，確定了定額，晚上我們就干起來了。這一晚上才干到十點鐘，一個大牛圈的糞就全部起出來了，一共起了一百三十多車。就這樣，六個晚上，就把一千二百多車糞，全起了出來，深翻地也沒受到影響。

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間，我們用雪天開會的形式，研

究了社員杀猪宰雞的問題。因為我們對社員的宣傳教育工作做的不夠和其他原因，有些社員思想不安，有的已經把豬殺了。有一天是下大雪，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，開了一天黨小組會。會上先匯報了社員思想。張永福先作了匯報。他說：前天，社員王德福怕公社收他的豬，就把豬殺了。彭立恩也匯報了吉榮慶殺豬的事。匯報完了，一計算，我們全隊是五十八戶社員，就有五戶把豬殺了。根據社員這些思想問題，又討論了怎麼教育社員，打消顧慮。經常反復討論，最後作出了兩條決定：第一條，黨員一定要以身作則，带头作樣子，保證自己家里的豬不殺；第二條，要廣泛地向社員進行宣傳，說明誰養的豬是誰的，不能無代價歸公。會後，黨員都挨門逐戶的宣傳開了。我聽說社員宋榮家里早就想着把豬殺了存起來。我回去，就先到他家里去了，因為我們是老鄰居，所以我一進屋，還沒等我說話，他就慌慌張張地問開了：“你們沒聽說上級要豬？”我一聽他先說了，我也沒解釋，就反問了他一句：“你聽誰說的？”他說：“外邊人家都說，我也不瞞你，我想把我那口肥豬殺了，收起來。”就他說的話，我反復地說了國家的政策是：誰養的豬歸誰有，賣給國家又是支援國家建設的愛國行為的道理。他听了以後就笑了，說：“照你說的，我就不殺了，等着過年再殺。”我一看他的顧慮打消了，我就起來要走，剛走到門口，他不放心地追上

我問了一句：“老杜！你說的那些話都是真的嗎？”我這才知道他还是不放心。我就說：“我說的哪一句都是真的。要不你看着我，我不杀，你就不用杀！”这回他才算放了心，再也不提杀猪了。我們黨員都這樣做了宣傳教育工作。不但黨員一个杀豬的也沒有，就是社員，从这次党小組會議以后，也沒一戶杀豬的了。过春节的时候，社員宋榮到处說：“黨員說話真准，要不叫老杜，我那口猪早杀了，过年哪能吃着新鮮肉！”我們就是采取了这些形式，堅持了經常的組織生活制度，保證貫彻执行了党的各項方針政策，更好地推動了生產。

現在，我們党小組还是七名黨員，一聽說开会，都能自覺自願地參加。彭立恩常說：“党小組会就是我的小学校，日子多了不上學，就覺着心里发悶！”在今年四月，彭立恩打算到虎山乡大浦石河妹夫家去一趟，弄点菜籽。本来准备四月九号就动身，可是，他冷不丁的想起来十号是党小組的生活日，他馬上就决定过了十号再去。当家里人問道：“天好晌午了，你怎么还不走？”的时候，他笑嘻嘻地說：“我才想起来，明天是我們党小組的生活日，后天再去也不晚。”

越是开展批評，越能團結進步

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以前，我們黨小組的黨員，大體上有兩種情況：一種是寺院溝的張永福、劉鳳秀和徐志才三個人，張永福和徐志才是心直口快的人，有了不順眼的事，除了他倆不知道，只要知道，不管是誰，非說出來不可。劉鳳秀呢？別看她是一個婦女，真有辦法，不光能展開批評，對問題還能看出門道來。她要批評人，真是笑容滿面，說的你無言答對，口服心服。他們三個人原來又是一個黨小組的，有了什麼問題真能展開批評。另一種是我們泉眼溝那幾個人。我在那個時候，不到十二分也不能展開批評，總怕批評人家，人家不願意。徐鳳仁是光能說人家，不能說自己，不願進行自我檢討。彭立恩是個有名的“老好人”，不管什么事，他都是“好、好、好”。宋堯念了六年書，帶點小知識分子味道，不說話拉倒，一說話就“文謔謔”的，對別人也不大提意見，就是提點意見，也是拐彎抹角，使人家聽不明白。

在一九五八年七月末那次支部整風會上，經過學習、檢查，對我們的教育很大。我記得在那次整風會上，彭立恩當了个典型，大伙對他不敢批評別人，和工作不積極等問題，進行了分析批判。在批判他的時候，我也聯繫自己作了檢討。宋堯、徐鳳仁也都檢討了

自己不能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毛病。彭立恩受了批評以后，当场就表示了改正的决心。真是立竿見影，他檢討完了以后，接着就給支部書記李士貴提了一条意見。他說：“李支書，你是支部書記，家里小孩有病應該請醫生治，为什么不找医生，去找大神看呢？”（这件事是李支书家里人干的，李不知道）李支书听了以后，也作了檢討，檢討了他对家里人教育不够，表示今后要对家里人加强教育，很虛心地接受了彭立恩提的意見。

这次整风，为我们党小组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打下了底子。从这以后，我們不能开展批評的几个人，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轉变。再加上張永福、刘凤秀、徐志才他們三个人，能带头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对我们的影响，才使我們几个人一步一步地养成了批評与自我批評的习惯。彭立恩說：“那次整风会上我給李支书提了意見以后，我心里老是核計着，看看他对我怎么样？隔好几个月了，我碰見李支书好几次，他对我还是和从前一样，問长問短的。从这以后，除了我不知道，只要是我知道的，就是听別人說的，誰有缺点我也敢說，提了意見怕受打击报服的思想，早就打消了。”我也常这样想：人家辛洪山（荣誉軍人，模范黨員）为了革命，把胳膊都造掉了，回来还是勤勤恳恳的工作，安业民、黃繼光等无数的先烈，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，把宝贵的生命

都献出来了，我們还有什么可怕的，自己有缺点就檢討改正，看見別人的缺点就大胆的提唄！ 提也是为了好，还怕什么！

有了这个武器，我們党小組的組織生活也活跃了，制度也更巩固了，因为一不开会，大伙就提意見。生活会按时开，大伙有意見也就有机会及时提了。誰看着誰有缺点、錯誤，也不存心，不攢下，都抱着为了党的团结、为了做好工作的态度，随时随地的提出帮助。現在我們七个党员，在工作上、生活上、学习上互相都很关心，但是誰要有了缺点，有了毛病，誰都不客气。也都知道，这样做是对事不对人，是为了工作，为了党，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。

徐志才，从前經常和老婆打仗、爭吵，影响很不好。一九五八年冬天，有一次他又和老婆打起来了，把老婆的臉打破了。这件事被刘凤秀赶上了，当场就被刘凤秀好一頓批評。事后，刘凤秀又把这件事向党小組汇报了。为了帮助徐志才，我馬上就召开了党小組会。宋尧在会上先发言，他說：“老徐，你是一貫的打老婆，罵老婆，好象人家在你跟前小了十八輩似的。你不是成天給人家講：男女平等，不准打人，要說服教育嗎，可是，咱們党员若是不照自己的話去做，那別人怎么还能听咱們的話呢！”刘凤秀說：“我看老徐就是有大男子主义，对我们妇女就沒看在眼里。你就不寻思寻思，

你一打老婆，人家羣众就說黨員打人，影响多坏。再說，你打坏了怎么办？我知道你老婆也有些毛病，你不是常对社員說过嗎，有毛病要耐心教育，反复教育，現在对你來說，就用着这句話啦……。”大伙七言八語，把徐志才好一頓批評。最后，徐志才算醒腔了。他說：“我知道你們批評我，都是为我好。我接受大家的批評，改不改，你們今后看！”从那以后，到現在已經七个多月了，徐志才再也沒和老婆吵架。

今年春天，社員張吉順自己上山揀了两天柴禾，是揀了干树枝子、乱木头。有的社員看着了，因为他两天沒到社里干活，就气不愤，于是就添油澆醋地把这个情况向張永福队长反映了，說張吉順这两天光顧为自己弄柴禾，把树都給砍了。張永福一听，火就来了，晚上就开了个社員大会，把張吉順好一頓批評。因为批評的事实不对，又加張永福的态度生硬，使張吉順冤枉地回家大哭一場，一連兩頓沒吃飯。有些公道的社員，也反映开了，說張永福批評的不对。我知道了这个事以后，立刻召开了党小組会，对張永福这种听风是风，听雨是雨，不分析真假情况，乱批評社員和态度生硬的毛病，进行了批評。最后張永福說：“你們批評的真对！我一定克服！”經過不断的批評，張永福那个毛楞病和态度生硬的缺点，已經有了很大的克服。

我們就是这样掌握了批評与自我批評的武器。我